

吉奥乔·阿甘本

阿兰·巴迪欧

丹尼尔·本萨义德

温迪·布朗

让-吕克·南希

雅克·朗西埃

克里斯汀·罗斯

斯拉沃热·齐泽克



好民主



坏民主

# Démocratie dans quel état?

王文菲 沈健文 | 译  
吕莹 | 校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09-2012-886 号

**Démocratie, dans quel état?**

@La Fabrique éditions, 2009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好民主, 坏民主 / (法) 阿甘本等编著; 王文菲等译.  
—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4  
ISBN 978-7-5520-0749-7

I. ①好… II. ①阿… ②王… III. ①民主—研究—  
西方国家 IV. ①D08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83249号

出品人: 缪宏才

总策划: 闫青华

责任编辑: 黄诗韵

特约编辑: 吕莹 倪若水

装帧设计: 黄佳菁 胡静

**好民主, 坏民主**

吉奥乔·阿甘本 等著 王文菲 沈健文 译 吕莹 校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有限公司

上海市淮海中路622弄7号 邮编: 200020

上海信老印刷厂印刷

字数 107千字 开本 787×1092毫米 1/32 印张 7.25

2014年12月第1版 2014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20-0749-7/D·303

定价: 24.8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引

在20世纪20年代,《超现实主义革命》<sup>①</sup>杂志用了好几期的篇幅来做专题调查,这些专题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似乎都是老生常谈,比如爱情、自杀、与魔鬼的契约。然而,阿尔托<sup>②</sup>、克勒韦尔<sup>③</sup>、纳维尔<sup>④</sup>、恩斯

---

① 《超现实主义革命》(*La Révolution surréaliste*)是由安德烈·布勒东、路易·阿拉贡、皮埃尔·纳维尔和本杰明·佩里特这几位超现实主义的主将在1924年创办的一本杂志,是探讨超现实主义相关重大主题的熔炉。

② 安托南·阿尔托(Antonin Artaud, 1896—1948),法国诗人、演员和戏剧理论家。阿尔托在其理论著作《戏剧及其重影》中提出了残酷戏剧的概念,试图改变文学、戏剧和电影的基本元素,并因此成名。

③ 勒内·克勒韦尔(René Crevel, 1900—1935),法国作家、诗人,先后参加过达达主义运动和超现实主义运动。

④ 皮埃尔·纳维尔(Pierre Naville, 1903—1993),法国超现实主义作家与社会学家,超现实主义思想家“性之调查”小组的重要成员。

特<sup>⑤</sup>、布努埃尔<sup>⑥</sup>的回答为寻求这些题目的答案带来了全新的启示，它们彼此碰撞、交汇，在近一个世纪之后仍然能让我们感到惊讶。本书正是以《超现实主义革命》杂志使用的这种调查模式展开的。围绕“民主”这一主题，杂志中提出了如下问题：

如今，围绕“民主”这个词，似乎已经达成了一种广泛共识。当然，有时我们会言辞激烈地对这个词的一种或多种意义进行讨论。但是，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中，我们通常会同意赋予它一种积极的价值。我们的问题由此而来：“民主主义者”这个词对您来说是否表达了一种特定的含义？如果没有，为什么？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您是怎样解读这个词的？

受访的哲学家中有些是制造出版社（la Fabrique）的作者或朋友。至于其他人，我们只知道他们的职业。

---

⑤ 马克斯·恩斯特（Max Ernst, 1891—1976），德国画家、雕塑家、图像艺术家及诗人。作为一名多产的艺术家的，恩斯特是达达运动和超现实主义的主要领军人物。

⑥ 路易斯·布努埃尔（Luis Buñuel, 1900—1983），西班牙国宝级电影导演、电影剧作家、制片人，代表作有《安达鲁之犬》、《青楼怨妇》，执导电影手法擅长运用超现实主义表现，与抽象派名画家达利是搭档好友。

他们的职业会让我们认为他们对于民主的看法或许与惯常的认知不一致。他们的回答千差万别，有时甚至是矛盾的，这是我们可以预见、甚至是期望出现的情况。因此，在本书中，我们不会找到关于民主的定义，也不会找到它的用法，亦不会有支持或者反对的裁决。我们可以从中知晓的仅仅是这个词并没有被废弃，因为它继续保持着一种轴心地位，而政治方面那些最基本的论战都是围绕这一轴心展开的。

# 目录

1. 民主概念絮语 \ 003  
*Note liminaire sur le concept de démocratie*
2. 民主的徽章 \ 011  
*L'emblème démocratique*
3. 永久的丑闻 \ 029  
*Le scandale permanent*
4. 如今我们都是民主主义者 \ 081  
*Nous sommes tous démocrates à présent*
5. 有限的民主和无限的民主 \ 107  
*Démocratie finie et infinie*
6. 复数的民主对单数的民主 \ 137  
*Les démocraties contre la démocratie*
7. 可出售的民主 \ 149  
*Démocratie à vendre*
8. 从民主到神圣的暴力 \ 183  
*De la démocratie à la violence divine*

吉奥乔·阿甘本

阿兰·巴迪欧

丹尼尔·本萨义德

温迪·布朗

让-吕克·南希

雅克·朗西埃

克里斯汀·罗斯

斯拉沃热·齐泽克



# Démocratie dans quel état?

王文菲 沈健文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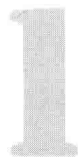
吕莹 校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 民主概念絮语

吉奥乔·阿甘本 (Giorgio Agamben),

在威尼斯大学教授哲学。

最新著作:《王国与荣耀》

(*Le Règne et la gloire*, Seuil出版社, 2008年)



由于本身词义的含混不清，人们在使用“民主”这个词时注定会产生沟通上的误解。现在，“民主”这个术语在讨论中总会被歪曲。当我们谈论民主时，我们在谈论什么？这个词的存在有什么合理性？稍微观察一下即可发现，如今对民主这个术语的争议在于，人们有时认为它是一种政治实体的制度形式，有时又认为它是一种统治技术。于是，这一术语既有了公共权利的概念，又有了行政实践的概念：它表示权力的合法形式及其实践方式。众所周知，在现代政治语境中，民主这个词时常与统治技术联系在一起——这着实让人不安——我们也就因此能理解，为什么那些真诚地沿用第一种涵义的人会感到不适。

这两种概念在法律政治的领域与经济行政的领域相互交织。这种交织根深蒂固，我们难以在随后的例子里将其分别厘清。在古希腊经典政治思想中，我们发现了“politeia”这个词（它常出现在对“politeia”不同形式的讨论中：君主制、寡头制、民主制，以及它们的变体），我们发现译者有时会把“politeia”译成“政制（constitution）”，有时也会译成“政府（gouvernement）”。正如在《雅典政制》（*The Constitution of Athens*）第27章中，亚里士多德这样描述伯利克里的“煽动”性：“demotikoteran synebe genesthai ten politeian”，英译为“the constitution became still more democratic”（政制会变得更加民主）。随后，亚里士多德又补充道，大众“apasan ten politeian mallon agein eis hautous”，这位译者将其译为“brought all the government more into their hands”（把整个政府更多地带到了他们手中）。显然，如果为使译文前后一致而将这句话译为“把整个‘政制’更多地带到他们手中”，则有可能引起疑问。

这个模糊的基本政治概念既可以被译作“政

制”，也可以被译作“政府”。那么，这种切实存在的“语义含混”（*amphibologie*）从何而来？在此，我们可以从西方政治思想史中援引两段文字，这种模糊性在其中得到了明确体现。第一段文字出自《政治学》（*Politique*），第1279a页第25行及以后，亚里士多德意图列举并研究不同的政制形式（*politeiai*）：

“政制（*politeia*）的意义与公务团体（*politeuma*）相同，而公务团体就是每一城邦最高治权（*kyrion*）的执行者，它可以是一个人，可以是少数人，也可以是多数人。”通行的翻译则是：“由于政制和政府指的是一回事，而政府是国家的至高权力……”

尽管我们在翻译的时候应该保持“*politeia*”（政治活动）与“*politeuma*”（由此引起的政治因素）这两个术语的亲缘性，但显然，亚里士多德试图使用“*kyrion*”这个术语来摆脱语义含混，他的这种尝试是这段文字中的主要问题。如若允许稍许的偏差，现代术语将这样表述：建立制度的权力（*politeia*）和已成制度的权力（*politeuma*）以主权（*kyrion*）的形式相结合——主权似乎把政治的两个方面结合起来了。

但是，为什么政治会出现这种分裂？“kyrion”的依据什么？为什么在消弭这种分裂的同时又宣告了它的存在？

第二段文字出自《社会契约论》。福柯在1977—1978年间开设的课程《安全、领土、人口》中指出，卢梭明确提出了将一个法律-制度 (juridico-constitutionnelle) 术语 (“契约” “公意” “主权”) 与一种治理术 (art de gouvernement) 协调一致的问题。但是，我们感兴趣的是主权与行政权<sup>①</sup>之间的区分与交集——这是卢梭政治思想的基础，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一篇名为《论政治经济学》的文章中，卢梭写道：“我请求读者把公共经济和最高权力区别开来。前者我称之为行政权 (gouvernement)，后者我称之为主权，两者的不同在于后者具有立法权 (le droit legislatif) ……而前者只有执行权。”在《社会契约论》中，卢梭重申了公意与立

---

① “gouvernement” 在法文中既表示“政府”（最高行政机构），又表示“管理”。此处根据通例译作“行政权”。作者意在从语文学的角度阐释“gouvernement”这一术语。实际上，“行政权”与“政府”之间具有某种亲缘性。——译者注

法权、行政权与执行权之间的区分与交集。卢梭正是要区分并联合这两个部分（因此，当他主张区别的时候，他必须极力否认主权的分裂），正如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主权（kyrion）既是一种有关区别的术语，也是政制和政府之间不可分离的联系。

现在，如果我们发现，与逐渐丧失意义的人民主权相比，政府与经济却具有压倒性优势，这也许是因为西方的民主正在为忽视哲学遗产的行为付出代价。将行政权等同于简单的执行权力，是西方政治史上后果最严重的错误之一。总之，它导致现代政治思想脱离了正轨而走向空洞的抽象概念（如法律、公意和人民主权），同时又悬置了某种决定性问题（如行政权及其与主权的联系）。我的新作试图揭示，政治最关键的秘密并非主权，而是行政权；不是上帝而是天使；不是国王而是大臣；不是法律而是警察——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被人们塑造并维持运转的双重统治机器。

西方的政治体系由两种异质的元素构成，它们相互授予对方的合法性并相互一致：法律-政治的合理性与经济-行政的合理性，一种“政制的形式”（forme

de constitution) 和一种“政府的形式” (forme de gouvernement)。为什么“politeia”会变得模棱两可？是谁赋予主权者 (kyrion) 权力，并使之确保这两种元素整体的合法性？这难道不是空想出来的吗？它试图隐藏这一事实——即统治机器的中心空无一物，两种元素以及两种合理性的联合本不可能。它们的脱节正反映了这种无法治理的性质——这或许就是一切政治的来源，也是一切政治的消解之处？

也许，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难题及其含混的语义都无法被估量与克服，那么，在这段时间里，一切关于民主的讨论——无论是将其作为一种政治制度还是统治技术——都将面临沦为闲扯的危险。

(王文菲译)



# 2

## 民主的徽章

阿兰·巴迪欧 (Alain Badiou),  
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教授哲学。

最新著作:《第二哲学宣言》

(*Second manifeste pour la philosophie*, Fayard出版社, 2008年)